

女學叢刊

IX

龍 蛇

蕭 下 著



潮鋒出版社刊

刊叢者學文

IX

蛇 龍

著 下 蕭

印刊社版出錄潮海上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排付月九年九四九一
版出月十年九四九一

經 印 發 發 出 著
售 刷 行 行 版 作
者 者 人 者 兼 者

全各 興 盧 潮 上 蕭
國地 業 錄 海
各聯 印 亞 出 江
大營 刷 210 路
書書 414 貌
店店 所 平 社 室 下

元 五：價定本基

No. 34：號編書本

甲.1—2,000. B.

所 二云（代序）

生在現代，倘不是享着這樣的清福：有大筆經費可供靜下來研究專門學問，——而必須在人海裏漂浮冲刷的人，他的生活就不得不雜，而且艱苦。常被「吃苦」鍛鍊的人自然也是有福的，但通俗的哲學家却把它稱作坎坷、磨蝎，避之不遑；只有成功者才被揄揚，而這時却又撇開經歷，單講福命了。這「福」字已經變了質，它的構成者不是偉大的時代，而是甚麼縹緲的數理之類：結果是把人弄昏為止。未成功者也未必不會被弄昏，看街頭就他們請示迷津的失路英雄之多，就可知。時代雖然偉大，人物却是渺小的；只有默默地自己走着路的人，才真能趨於福地。

我也是渺小人物之一。活了這些年，能够靜下來研究些專門學問的機會可謂絕無僅有，往往早上讀國文，下午弄化學帶地理，晚上又要做算學習題。自從離開學堂，帶同出來的，就只有一些文字驅使的訣巧；所有學來的常識，十幾年後才發覺全是白費，一切必須重新練起。——而中國的文字也真够煩難！也曾讀過一則筆記：一個狂士遍詆天下沒有通人；有人來求品評，他說，「你不在不通之列，……再讀三十年書才可以望不通！」那位先生聽了半句話私自歡喜，又半句話把霎那湧上的喜悅換成沮喪。我呢，目下縱有狂士也不會請他品評的，因為實在沒有靜下來再讀三十年書的可能，明知

必受奚落，像那位先生一樣，想想只好由它不通。——而自來又被迫過着二重甚至三重的生活：在辦公室裏的做人方法回到家裏就不適用，走出來在馬路上又得換一種心情。正是先前所說的：「雜，而且艱苦。」我只有敞開胸懷迎接這些，——你能想像一個渺小人物對於「生活」除了忍受之外還有別的對策嗎？——而自己「靜下來」把所有的點檢整理，用自己的思想代替通俗哲學家的筆舌，恰好當作文章的材料。想來生活和筆端那麼雜亂，筆下定無出色的東西，……而這些話頭，該是要留着給別位品評家來說的了。

目錄

所云（代序）..... 1

第一輯

小草..... 1

人與貓..... 2

蟻..... 6

草木..... 9

八哥和野鴨..... 11

龍蛇..... 13

第二輯

「下鄉」..... 15

人性	16
主觀	18
一種	20
風月寶鑑	22
自媒	28
新「北京人」	31
嫁女	33

第三輯

小禾	41
玉京	46
雙鬢	50
墮落者	54
老輩	60

第四輯

「腐蝕」小談.....	69
日本間諜.....	72
妙峯山.....	75
心防.....	77
小人小事.....	78
燭虛.....	81
夏衍改編的「復活」.....	85
生——遠景.....	87
附錄：讀「讀生——遠景」後（莊瑞源）.....	90
感想·意見·味道——答莊瑞源先生.....	95
在混亂裏「面」.....	98
信.....	101

後

心字	105
反芻集	106
苞桑集	109
記	113

第一輯

小草

整幢房子裏沒有一株用水或土養着的植物；勉強可以算得的，只有長在曬台上短牆的外側的水坑裏，那一叢孤單的小草，人要伏在牆上伸出了半個身子才看得見，宜顯得地方的灰敗和無聊了。它託根的地方是在和污水出了牆洞流向水甕管的方向相反的一端，因此決不會被沖掉，而且當較大的水勢湧出，它可以領受一點因擠遏而倒流過來的水和所帶的油膩之潤澤，而發育得更肥。由牆壁剝落下來的灰土淺淺的壅培着它，每天很好的太陽照下來：這種種佛家的所謂「緣」的配合，支持着這個渺小的生命的存在，在世人不肯理會的地方裏。

忘記它是從何時長起，現在還活着，我在幾天以前還看過它一眼。只是普通的長在水邊的草，其中似乎還有幾莖人家淘米揀下來的穀粒發出的芽和豆子長成的幾寸高的苗：這一叢可笑的植物，沒有人追究它爲什麼而生的；只是憑藉着極貧薄的一份生活資料而活下去。它的命運將怎樣呢？也許被飛來的麻雀或鴿子啄了，也許被對隣好玩的孩子用晾衣竹竿搗了，也許自然地枯死：沒有人爲這種事情

動心過！這個房子裏的人，他們每天醒了又睡了，洗菜，淘米，做飯，洗碗，刷鍋，又是做飯；雖然享用的東西已經日趨菲薄，但不知道這些菲薄的食料又萬分稀析了的餘瀝還養活着這樣的幾株小草，自然更不會注意到它的榮枯了。

這一叢孤單的小草像下層社會裏的小民，不，是人像它；若有若無的活着，說不上有甚麼影響或貢獻，只是把生命的幾乎全部化在維持生活上，却不過是不自覺的沾一些上中流社會的餘瀝；很容易便過盡了幾十年。一想起人類中會有這種沒沒無聞的靈魂，心裏便不免感到悽慘，一面覺得這是「自然」的意志；一位散文家說：「在人海孤獨，於宇宙的進行却是一致，」話是對的，可是未免使人抱憤於「聖人不仁」了！

人與貓

有一種人喜歡對萬物靜觀，得到了非常之奧義的，對於貓之狡猾貪殘，那就感覺到十分痛恨；然而同樣的一個「靜觀」，也可以得到貓的柔婉和美的方面：到底誰是誰非，或在沒有立刻加以分判的必要吧，便暫且把這問題拋開。

因為貓的非我族類，且無法要牠一律改邪歸正，所以最好是能够存其本色；但牠既然走出山林，

住到人類的社會裏來，則牠要領受人類所特有的被稱作「道德」這東西的規繩，據身爲人類的我們看來，也是當然的事吧。但笑話也就立刻發生。因爲貓是倔強的動物，而且據科學家的實驗解說，牠的給予主人滿足的智能低於狗和馬，則對於過重虛榮的人類，要他公正地理解一隻貓，幾乎是全不可能；但又不肯放棄自己的道德觀點和權力，於是即不免對於貓的「不情」的行爲加以痛斥，這和過分的寵愛這個媚態的傢伙同樣是人世的喜劇之一。在貓們看來，這種加膝墮澀的苦趣，比之孩子們之撫弄與侮辱是遠爲難受的吧！小孩子的喜怒雖然也是「無常」的，但他們的行爲究竟多少適於貓的本性——活潑和頑皮。中國人不是有替他的孩子取名「阿貓」的麼？這就可以窺見其中消息了。但我得聲明，上面的代貓揣測的話，原也不免是人類本身的意思，貓們對於這些「清高通達」的代議者的意思，或者會感覺到不值一顧的。

成人們對於貓的觀念，誠然是太理智了一點：把貓利用爲嚇唬小孩子的工具，這已經是稍爲帶點人情味的生涯了；一般人僅僅把牠認爲是一種方便的捕鼠器，爲適合於這一目的，便對牠加以算計和纏磨，這一點小孩子就決做不出。而對於帶着與生俱來的流浪漢態度而活着的貓，這手段不能不說是一種重大的侮辱罷。……除此之外，人們對於貓還有甚麼更文明的企求呢？我至今還看不出。

現在正當春天，正是被人們引爲笑談的貓的叫春的時候，我家養着的一隻黑貓，因此就時常在晚上被喚出去。這在從隔壁鄰園移植過來的「油坊老鼠」，實在是有着莫大的猖獗的便利；近來便夜夜

發生奔逐咬啣的吵叫，高興起來還磨一陣牙，這自然又是箱籠什物的晦氣了。由於痛苦的經驗，家人們知道須要在晚飯之前把貓縛牢過夜，否則飽食遠颺，人們就要連睡臥也不能寧貼。貓也確有這樣使人「每飯不忘」的架勢。但自然也有疏漏的時候。當負責縛貓的人從每一角落裏找過而空着雙手回來，面上露出很短的一笑，意思是說：「有甚麼法子呢？」這時候便大大的痛恨起那正在帶着引誘味而叫喊着的隣貓來。倘在夜深而這些遞聲的貓叫還呀鳴不休，則那可惡簡直要在老鼠跳跟之上上了。

然而所謂「天無絕人之路」吧，人們雖在沒有法子的時候，他的智計還是勝過一切貓。有「天晚上我從外面回來，剛推開門，就看見書櫥旁邊正縛着一隻黃色斑斕的大貓，猜想起來當是每夜在牆頭上大叫的傢伙們之一了。我問起怎樣把牠捉住的。」——

「牠從曬台一路叫着走下來，大約是呼喚我們的貓的吧；」會兒蹣跚在房門口，就那樣抱了進來了。」一個人說。

然而我想這的確有點希奇。看牠正在爬抓翻騰一面大叫着的那種樣子，決不是容易俯首就縛；當時一定是被人「露託知己」地裝着貓叫穩住了，然後暗暗的用繩圈套下。不然如果經過搏持廝鬥，人是不勝牠的尖牙利爪而只好護痛釋手的。我們已經預備安寢，便一面議論着那隻「踰人閭闔」的俘虜，一面賞鑒牠的「揜背」「吊毛」的功架。

「看牠的那個跳撲不休的勇猛樣子，一定是隻公的。」

「牠的主人當是一個善於養貓的人家吧，不然牠怎會長得那樣壯美？」

「如果二叔在這裏，這真是最好的『下酒物』了。」

叫做二叔的人是曾在這屋裏住過的一位同鄉，據說是很懂得貓肉的滋味的；我可不知道他有這一個「非常」的口嗜。

這個貓很安靜的反抗着，蒼老而刺耳的叫喊就是使人也吃驚。縛在他身上的繩子不斷的被牽動，使另一端穿着的鐵環篤落篤落的響，那是敲在木製的書櫥壁上的聲音了。這也是必然的結果——使人覺得還是老鼠的騷擾較為好過罷，有人提議不如把牠釋放掉。經過幾番的磋商，終於決定了這樣，便由我自告奮勇的去動手：拿了剪刀遠遠的便把繩子剪斷了，一面用腳作勢把牠逐出了門。讓牠拖拖拉拉地帶着那一大段的繩子從曬台上消逝了。

把貓放走之後，房間裏面立刻感到無可奈何的空虛。此後老鼠的聲勢猖狂如故，而貓的隱現却更加沒有規則了。人們對於貓的有無已經漸漸麻木，大抵除了預先縛住是別無更有效的拘留方法。貓的職責也不過是那樣叫叫，作為心理上的安慰，其實就沒有看見過一次在施展牠的爪牙。……

我對於貓的看待很簡單，正如小孩子的一樣：看見馴順的便愛撫，看見倔強兇惡的便驅踢，畏避，毫沒有如賢者輩的機心，——這或者就是我一直是一個庸人的緣故罷。

蟻

螞蟻也是孩子堆裏的動物之一。在鄉下的階前牆角，時常看見小孩子興味悠然地蹲着，在注視這來回爬着在一定的路線上的小東西，這些孩子中就有我。但我到倦了時，往往只就立起走開；至於用手或別的工具弄得這奔忙者羣離亂死傷，而至自己也玩不下去才肯罷休者，得讓給別的勇敢的同伴們爲擅長。然而我這並非自表宅心仁厚，實在殘酷的心理也未嘗沒有，不過行爲出來的時候少，且又立刻會在心裏抱憾，在大體上算來是溫和的而已。人是最寬恕自己的動物，若至於自覺其爲殘酷的地步，實在已不知做盡多少傷生害理的勾當了。我因爲生來是一個庸人，故愈加覺得自己之厚道；就是對於螞蟻罷也保持一種對於生命的尊敬。慢慢的已是成年的人，生活落在都市裏，儘接觸的是急劇的人事變動，已無復小時候的對於蟲蟻的關切了；但是住在這樣的破房子裏，（你當記得遍眼底沒有一株用水或土養着的植物的地方，多處牆壁的石灰已經剝落到看見磚頭和樞板，）螞蟻偏是隨處可見，常還有着隨意處置的時間，或者當打着一隻蚊子或蒼蠅，這時便想起蟻來。雖說已是成年的人，究竟孩子的心思還未曾消磨淨盡；把死透了的蒼蠅的身體搬到螞蟻多的地方，於是就看蟻。

對於這些不到一分長短的烟絲一樣黃色的小動物，照近來的心情說，多半是感到厭悶的。因爲在

所有的食物及其容器周圍，幾乎都可以發現牠們的蹤跡，未免叫人皺眉，遇上非清除了不可的；只有看牠們在牆上爬行觸探的時候，才成功拿出超然的心，不但不發生因利害衝突的仇恨，而且會欣然送上一匹死蠅或蚊子也說不定。常瞧够了人與人之間的迫害和同情的面目之後，復想到自己和螞蟻的關涉，未嘗不自笑有些暗合於社會上慈善家的心理。同時一想起螞蟻的子孫繩繩之狀和覓食之勤苦，毫不忌恨牠們的存在，只是暗不免傷感一下，爲了「螞蟻尚且貪生」這句話。也曾看見過一羣上等人士攢聚在「行情電話」的周圍，各人的眼底冒出對於黃金的飢渴之色；對於這種場面，古人就有一句很確切的形容語，叫做「如螞附羶」，——然而當下的心情和面對着真正的「螞民」的時候自然是有些兩樣的。……

螞蟻之中也有猛而巨的，那是住在野樹上的一種，姑且叫作「樹螞」罷，顏色暗黑，在枝幹之間爬來爬去，頗有點「橫行介士」的規模的。當行路人在樹底歇息好了，卸下一半的疲倦歸去，忽然在頭頸上摸着一隻使人發癢的醜東西，那是牠侵到人的膚體上去了。一拈着便丟到地上，嘴角淡淡地摺起一絲厭惡的皺痕，就是這樣，沒有捏死了牠，一半不屑而且也確是丟却的省便，此外這裏有一點長輩宣教下來的不怎樣強烈的信心：這是「神螞」啊！——這個「神」的形容是意味着一種傳說中的「猛神」，大約是附會於螞蟻的外形之特異和寄居的是可怖的古樹（往往是一種根盤很廣，幹粗葉茂的大榕樹，鄉下人是常在那樹身上貼上張「出賣傷風」的紅紙條的）之故。可是在一班喜歡「搬草尋蛇」

的鄉下孩子看來，對於一切野上的生物之保持一種敬懼的距離，却是無意義的事：玩弄生命而來的經驗使他們收起了不忍之心，並且鄙視了一切只存空殼的禁忌，當高興而且得便的時候，是搗起蟻窠來了。

那是有一年的所謂「清明時節」的好天氣，我才只八歲或九歲，跟着大夥掃墓的族人一個山岡過一個山岡地走，役伏挑着紙錠香燭炮仗和果品等走在前面，大人們錯落地跟着，而穿穿插插的便是幾個年紀比我大不多的堂兄；他們拔了人家豆田裏引蔓的竹竿支着走路，或者像戲台上一樣的互相打舞；等到發覺離開了大隊，便忽然歇了手野獸似地奔上前面。就是在那樣走着的時候，我們遇上了幾株野竹，在高處都有着用乾牛糞結成的足球大的蟻窠的。——其實這樣的蟻窠先前路上也着不少，只是這裏的方奔上了心；有人悶聲地揀一個生得低點的在用竹竿向上搗了。這些舉動用不着說明理由的。

「噯，你這個矮冬瓜！讓我來搗罷……」

「呸！長腳六，」看見來者很得意地施展着恰好的身手，說着意在爲自己解嘲，「不要蟻落下來跌到嘴巴裏，……看前面人都走遠了，阿六！」

孩子們是心急地屏着氣守着這位英雄；螞蟻被攪得滴啦啦地跌在岡草上，立即飛快奔散，——那有着鋸牙的大黑蟻！不知怎樣那個大團海綿似的窠半隻被弄下來了，裏面蠕動的，真可以說得上用「斗」來量。當時記得是掩面逃開去了的，因而從此便對於這類成羣的惡物懷着恐怖的心，寧願蹲到